

■似水流年■

三十多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季,刚刚大学毕业的我,因工作衔接问题,有两个多月在家休息。每每想到即将踏入社会,走进工厂,心里便有些忐忑不安。父亲看出了我的顾虑,就鼓励道:“你可以找点活儿干,不为挣多少钱,而是适应一下工作节奏。”生性腼腆的我觉得这是个难题,就以整理课本为由,推托过几天再说。

当我把一批旧书卖给骑三轮收购废品的中年人时,发现他的车里扔着一捆旧《读者文摘》(今《读者》)杂志,我喜爱文学,忙问这些杂物将送往

哪里,他憨厚地笑笑,指着煤场说:“后面的院子里收这些书本报纸。”

几分钟后,我就看到大院里热闹的场景:有给废品分堆儿的,有过秤给钱的,有骑着空三轮往外走的,也有推着满满一车货物进来的……

在码满一摞摞图书杂志的小屋子里,我无意中看到被人们称作老板的中年男人,他经常到我家楼下的小卖部买日用品,以前见了面也打个招呼,没想到他是这里的主人。我踱出院子,心里盘算着。

傍晚时分,我再次来到这

暑假卖书

里,对老板说,想买些文学类的旧书和过期的文艺杂志。老板爽快地答应了,并说可以破例让我自己挑选,只要不弄乱就好。他将旧书刊论斤卖给我,只不过每斤比他的收购价多5毛钱。我挑了几十斤不错的书和杂志。

第二天上午,我将这些书装进麻袋里,推上自行车,来到小区旁边的马路便道上,那里有一棵高大粗壮的大槐树。在绿荫下,我将一张张报纸铺开,再把一册册书、一摞摞杂志依次放到报纸上,然后坐在小马扎上,等待买主光临。生

意出奇地好,半天下来就收入了三四十块钱。中午回家吃饭,午睡后,等热气消去,我就再到大院里去找书。晚上粗粗地看看这些战利品,遇到实在喜欢的就收起来据为己有。

除了下雨、刮大风,我每天上午都去摆摊,认识了不少爱书的朋友,两个来月很快就过去了。在这段时间里,我不知不觉学会了讨价还价、推销货物,懂得了与人为善、尊老爱幼。

那年暑期卖书,的确收获多多。

刘荣昌/文

斗蚊记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们这些工厂子弟的高中生,下放到鄂北偏僻山村,被安排住在农科所集体宿舍。那年,是我们男知青头一次在农村过盛夏。没想到,白天要战天斗地,晚上得斗蚊防叮。

一天,干完繁重的农活,沐浴着夕阳的余晖,我们在清澈见底的小河里惬意地冲澡,觉得浑身舒坦。照例吃完无油无盐的焖南瓜,就着咸菜啃白馍,我们唱着歌回到宿舍。

月光皎洁,向大地洒下一片清辉,连点煤油灯也省了。我们摇着蒲扇,在屋外的月光下打扑克、侃大山、谈理想。直到

倦意袭来,我们进屋,脱掉汗衫,横七竖八地躺在竹席上。只有“眼镜何”未雨绸缪,提前带来了蚊帐。

估计没睡着半个小时,我就被“啪啪”的拍蚊声吵醒了。突然,我发现手臂和小腿上已起了几个小包,奇痒无比。大家都拿起扇子,拍打、驱赶蚊子,一阵疾风过后,估计蚊子要么被扇到屋子外面去了,要么藏到床底下的旮旯里。风平浪静没多久,它们蓄势待发,“嗡嗡嗡嗡”地再作俯冲偷袭。

小张反应快,个头也小,敏捷地钻进“眼镜何”的蚊帐里。其他人只好穿上长衣长裤,套上袜子,头上盖着湿毛

巾,只留鼻子透气。整整一夜,我们忍着酷暑,浑身淌汗,醒了就驱赶蚊子。睡着了,蚊子专盯露肉的地方下口。熬到天明,除了“眼镜何”和小张,其他人满脸和双手已是红包点点,疲态尽显。

作为知青组长,我随即跟所长作了汇报。长此以往,我们将无力出工。所长对此高度重视,当天就叫我们清理旁边农户的猪圈和牛棚,打扫知青“共享”的露天厕所,在宿舍门前,钉了一块纱布。所长派我和小张回县城到各家取蚊帐,再买些蚊香、风油精备用。最后,所长用开玩笑的口吻说:“谁叫你们城里娃长得细皮

嫩肉呀?蚊子又欺生,受罪啦!事先我也没想到,应提前就地取材,搞些防护措施。对不住了,小伙子们!但是乐观地看,只有历经各种磨砺,你们才能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嘛!”

随后,由于精准施策,我们在山村安然度过了两个夏天。

刘兵/文

编辑提醒: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至:zlr393@sina.com

■朝花夕拾■

捉蜈蚣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在一所偏僻的山村小学念书。那时,农村缺医少药,当地政府大力鼓励农民上山挖中草药。野生蜈蚣作为一种对许多疾病有奇特疗效的中药,需求量特别大。所以,每年的春末夏初,学校都给每个学生下达捉蜈蚣的任务。

虽然只是十几岁的孩子,但我捉蜈蚣的劲头特别大。一是觉得捉蜈蚣刺激好玩,二是捉来的蜈蚣可以卖钱换文具。所以,每年我都能超额完成任务。

捉蜈蚣有一定的窍门。必须判断蜈蚣藏在什么地方,哪些地方蜈蚣多。蜈蚣一般栖息在山坡上、草堆里、井沿以及砖瓦石的缝隙间,尤其喜欢阴暗潮湿陈旧的地面。每天放学一回家,我就拿着小锄头、竹夹、布袋去捉蜈蚣。我用小锄头在认为有蜈蚣的地方仔细翻挖,发现蜈蚣后立即用竹夹将蜈蚣夹住,放进布袋里。

蜈蚣活动的基本特性是昼伏夜出。那时,家里没有手电筒。晚上,我常常提着避风的油灯,到外面的草丛、石堆里,捉爬出来觅食的蜈蚣。

有时,我也挖洞诱捕蜈蚣。在潮湿的菜园里,挖一个碗口大的洞,里面放一些杂骨、猪牛粪等,再盖上一些枯枝败叶。隔一两天去看看,常常能捉到自投罗网的蜈蚣。

苏应纯/文

■图说往事■

一次篮球联赛



1964年8月,河北省中学生篮球联赛在承德举行。那时,河北省省会在天津。我们天津南开大学附属

柳建生/文并供图

■婚恋故事■

五十年前的“浪漫”

1972年春天,我和老洲经人介绍相认了。一周后,介绍人告诉我,定个日子,让老洲陪我去县城逛逛,买几块布做几件衣服,我一口答应下来。

那天,我在学校门口等老洲,我俩汇合后,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到了县城。他说时间还早,领我逛逛公园。我俩围着公园逛了好几圈,实在没啥可逛的,他突然说,市里的公园比县城的公园大多了,问我想不想去。我见他兴致很高,便答应同去。市里的公园离县城25公里,他骑车载着我走了两个多小时,到了市里的公园时,正好赶上中午。我俩买了一笼屉包子吃了,在公园逛了一个小时,便开始返程。

来时容易返程难,老洲明显体力不支,车骑得很慢。就这样,他骑骑停停,回到县城时,百货商店都关门了。老洲不好意思地说,都怪他非要去市里玩,布也买不成了。我也不好再说啥。

我回到学校的第二天,老洲又骑车来了。他从兜里掏出一块花布送给我,并为头一天的事深表歉意。

我当时非常感动,瞬间对他好感倍增。想着虽然他家里姊妹多,经济条件不行,但他人好,可以托付终身。

我们结婚后,老洲才告诉我,那次逛公园,是他故意的,他兜里带的钱不多,怕到了商店,我狮子大开口,买这买那,他消费不起,便想了这个计策。回去的路上,他想方设法磨蹭到商店下班,这样就合情合理地躲过了“灾难”。其实,那块花布是他妹妹买来做衣服的,他借来了,我若收下,说明我俩有“戏”,若是我嫌贫爱富,没有收下,他就物归原主,还给妹妹,也不会损失一分钱。

我笑话老洲心眼多,他说,都是被贫穷逼的。不过,那次我俩骑车去公园,现在想起来还挺浪漫的。

李秀芹/文

